

父子情

父爱，
从来没有缺席

□郭明浩

儿子才满两周岁，就黏我黏到寸步不离的地步。那天中午上班，儿子拉着我的袖子念经一般地说：“爸爸不上班！爸爸不上班……”看着一脸央求的儿子，我分明看到了当年黏着老爸的自己。

当年老爸去上班，就算他已经出了大门，我也要用手比划成小手枪的样子和他隔门对打，老爸一边“还击”一边远走，直到我从篱笆缝里探出半个脑袋也看不到他的背影才肯罢休。

老家在山区，上山下水是老爸的基本技能。跟着老爸穿林子、捕野味是比科幻电影还要精彩的故事。老爸是个文武双全的大英雄，那时候有同学来我家，我会骄傲地指着西墙上的《前程似锦图》告诉他：看，这是我爸画的！也会自豪地指着东墙上的《七律·长征》书法作品说，这是我爸临摹的！会告诉他们，院子里那20斤的石锁、50斤的杠铃、铸铁剑、红缨枪，还有那个又结实荡得又高的秋千，都是老爸亲手做的。那个年代，大人小孩都喜欢去大河里游泳，老爸曾在游泳时救过人，也曾受家属之托打捞过不幸溺亡者的遗体，用的就是这个秋千的绳子。奶奶要把它烧了，老爸不同意，怕匆忙之下找不到合适的绳子。我也不同意，虽然当时我还说不清为什么，但冥冥中觉得，这绳子上有某条生命在这世界存在过的最后痕迹，也是老爸那不会被写进青史的事迹的见证。就这样，这个秋千被保留了下来，也前前后后被老爸拆下过三次。有同学好奇我爸是不是也像电影中的英雄一样，又帅气又高大威猛，我描述不出来，就让他们想想电视剧《中华英雄》中主角华英雄的样子。

老爸什么都会，却不会挣钱。为了支撑生活，他离开了厂子，去外市开过公交，后来又去内蒙古运煤。从我离家去市里读大学，一直到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算一算，这十多年里，我真正与老爸团聚也不过只有五次，一次是祖母过世，一次是外祖母过世，一次是我订婚，一次是我结婚。第五次不是我儿子出生，而是他孙子满周岁。

老爸要再次离开的前一晚，他抱着孙子给我们讲他开大挂车运煤的事，讲他在大戈壁上看风沙，讲他把被煤埋住的队友从死神手里抢回来……儿子似懂非懂地听着爷爷的故事，慢慢地在他肩膀上睡着了，身子拧得像只小壁虎。

老爸说：“从你上小学起，我就在外面，一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个多月。后来你读大学了，我就基本不回家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想起你，总觉得你一直还是那么小。”

“从小学就开始了嘛？”我有点恍惚，“我怎么记得是从上大学才开始的？”

仔细想想，确实是回忆骗了自己。无论是小学、初中还是高中的同学，见过我老爸的其实没几个。我总向他们讲起老爸的故事，就是因为老爸真的是长时间不在家。于是，我又想起了还没安装座机的那几年要去邻居家给老爸打电话，想起高中时做手术只有老妈陪着我……原来，这种没能长久团聚的日子真的持续了20多年。

可是，我又想起小学时他趁着在家的空闲带我去晨练的情景，想起我高考前他在家里画京剧脸谱时专注的样子……慢慢地，我意识到，虽然老爸每年只有很少的日子在家，但他却在家里为我留下了满满的生命印记。我的记忆里，他在家的细节也远远多于他不家的细节。

虽然爸爸对缺席我的成长非常歉疚，但对我而言，他一直未曾离开！他的形象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，使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长成了一个男子汉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爸爸付出了多少心血啊。



雨后

李斌

父子情

父亲，家中永远的靠山

□王晓阳

小时候，父亲是一座大山，为家里撑起一片晴空。他体格健壮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为这个家庭默默奉献着青春和力量。田间地头是他挥汗如雨的战场，稻谷蔬菜是褒奖他的战利品。作为十里八村的一个劳动好把式，父亲的身影总是与晨曦、余晖和土地交织在一起，编织出美好幸福的生活。

父亲不仅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，而且是我们的精神支柱。每有大事，母亲总是听从父亲决定。例如，姐姐初中毕业后，按照村中的习惯，一般是外出打工。然而，父亲有自己的打算。他对我们说：“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法。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就会让你们继续读下去！”他说到做到。为了增加收入，挣够姐姐和我的学费，他边学边做，当了一

个烧砖师傅，在烈日下摆弄红砖。姐姐发愤读书，考上了一所大专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。

岁月流淌，父亲一天天老去，逐渐退出了家庭舞台的中心，但是，每每遇到大事，我们总是第一个征求父亲的意见。2000年，家乡县城的房子价位很低，每平方米不到300元。当时我看中了一处河景房，地段、格局都很好，离单位也不远，就把自己准备买房的想法告诉了父亲。父亲认真地听完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：“买房子是大事，拖不得，也等不得，越快越好。错过了时机，就会后悔一辈子。”他从箱底翻出一个存折，告诉我密码，作出了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最终，在全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我拿着七凑八凑的房款，买下了梦中的河景房。第二

年，全市房价噌噌往上涨，每涨一次，父亲就高兴一次。高兴起来了，他就抿上一小口酒，砸吧着嘴，乐呵呵地外出转转。

如今，年过古稀的父亲仍然劳动不辍。他在菜园里一年四季种着时蔬，为家里提供绿色食品。父亲还密切关注着孙子们的成长。他说：“我只要在一天，就要为家庭尽一份责，发一分光！”

很多年以后，我们才能读懂父亲。父亲就是那个拼尽全力扛起家庭重担的人，父亲就是那个在寒风侵袭时为家人遮风挡雨的人，父亲就是那个苦难袭来时给全家人力量的人！父亲容颜老去，背微驼，但他从未放弃对家庭的责任担当。在全家人的心中，他是高大的，他就是一座巍峨的靠山！

父子情

六月，最温暖的父亲节

□汪志

前几天回了老家——八旬老父身体不适，村医看了没效果，于是去县医院。

已有十几年没有光顾故乡的县城了，以至于竟不知去县医院的马路了。印象中，县医院斜对面是县一中，我的中学就在那里度过的。好在老父对县城熟悉，不断给我指路。昔日的县医院两层旧小楼，另加好几排旧平房，如今被十几层的现代化门诊大楼所替代。

从医院出来，我想去母校中学看看，可对面却是一个大广场，第一中学去哪了？老父告诉我，早在十几年前，第一中学就搬到市郊了。在老父的带领下，我来到了新校区，眼前的学校比以前不知气派了多少倍。正值学生上课，大门紧锁。正逗留时，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家长跟保安说，他想给在学校寄宿制读书的儿子送些新衣服。此情此景，让我回

想到30多年前，我在这里读书时，老父隔一段时间就来给我送钱送物的一幕一幕，好像就在眼前……

从母校开车出来不到10分钟，副驾驶位置上的老父指着一栋十几层的大楼对我说，那是邮政局大楼。就是以前的四排楼邮电局？记得我十几岁时，每次来县城，四排楼邮电局非来不可。那时候，县城里的楼房很少，来这里的人却很多。我小时候特爱看书，每次来都要去报刊亭买书买报。我有好几个近亲在外省，经常给他们写信，来邮政局寄信必不可少；我在县中读书的几年，也经常给家写信要钱要物。

转眼午饭时间，老父领着我步行了一段路，来到一家肉包子铺前，告诉我，他每次来县城都在这里吃包子，并说我小时候特爱吃肉包子，于是他每次来都要买几笼包子带回家。边吃边聊时，老父指着前面一

幢银白色的楼房说，那是老长江电影院……小时候，我是个影迷，父亲每次带我来到县城时，我都要进电影院看一次电影，买一本《大众电影》，老父办完了事就蹲在电影院门口等我……

经过县城北门回家时，我发现原来的一个商品集散市场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四层楼的大市场。老父领我进去买了不少下酒菜，对我说道：“明天你就要回城里去了，今晚和你几个叔叔们吃顿饭。下次回来我只要还活着，一定带你将新县城逛个遍……”

六月，有最特别的一天，父亲节；六月，有最温暖的节日，父亲节。六月的天，如父爱一样炽热；六月的风，如父爱一样安静。父爱其实很简单，它像白酒，辛辣而热烈，让人醉在其中；它像茶，平淡而亲切，让人轻松满足……